

李則芬著

中外戰事全史 (一)

文明文化事業社

481234

李則芬著

中外戰爭全史

第一冊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



註冊商標

五九八(七三一八三)

中外戰爭全史 第一冊

著作者：李

則

芬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十一樓·電話/三九五二五〇八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業字第一八五號

總發行所：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·電話/五八一二七四一
門市部：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·電話/三九五二五〇一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·電話/三一六八二九
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文化大樓·電話/三五二四二二一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·電話/五二一〇四一六

印刷者：三軍大學印刷廠

地址：台北市北安路五〇一巷七十七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

定價：新台幣貳佰捌拾元整

郵政劃撥：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一五號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及倒裝，請寄回換書

新序

本書自從出了四冊之後，中國部分已寫完宋、遼、金，接下去就要闖最困難的元代一關——不但「元史」錯誤諸多，而後人所修的有元一代新史，如柯劭忞的「新元史」及屠寄的「蒙兀兒史記」等，又增加了許多新的錯誤，有如治絲愈棼，令人無所適從。因此，作者只好攔下戰爭史，潛心研究元代史事，費了十年時間，先後完成了「成吉思汗新傳」及一部「元史新講」，二者共六巨冊，約三百餘萬言。作者爲了這部巨著，消耗個人的體力很大，就在「元史新講」開始付印時，患了一場大病，醫治三年之久。待健康恢復，年齡已屆七十餘歲，誠恐體力不繼，尤可慮的是日見衰退的目力，所以決心不再續寫戰爭史的未完部分。

但是，過蒙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厚愛，堅請續完此書，情不可却，終於又立了約，一面將已出四冊稍事增修，一面續寫未完部分。自是之後，作者再度閉門著述，幾乎完全屏絕交遊，數年如一日。現在全書已告完成，一共十冊，約四百五十餘萬言，交付黎明刊行。特別值得自慰的是，作者身體健康如恆，目力也沒有比前更加衰退。

本書原名「五千年世界戰爭史」，後以從事外銷，定了一個英文名“War in the History of

China and Other Nations”，同時就在原書名之旁，加上一個與此相稱的副名：「中外戰爭全史」。現在依黎明之意，正式以「中外戰爭全史」命名，合將此事經過的始末，在此作一交代。

本書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，沒有寫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是一件很遺憾的事。然事實上不得不如此，因為迄今為止，我們還有許多史料看不到。例如，軸心國家參謀本部的文獻，皆被美軍取去，存在美國政府檔案中，始終沒有公佈。又如蘇俄刊行的該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，是幾經俄共修改的東西，與事實已有很大出入，而我們連這一部不夠真實的書也看不到。姑不論台灣不能購買這類的俄共史書，即使能買到，我也不懂俄文——而英文譯本則至今尙付闕如。誠然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英文著作已有數種行世，但不免各有缺點。有一種是出書很厚的，那只是搶熱門生意的書，無非是依據戰時新聞報導編輯而成，雖附有許多圖片，足以引人入勝，論學術價值則殊不足道。又有一種是當年軍政首長所寫，可說是別開生面的回憶錄，為本國政府或其本人政策作辯護之處很不少，邱吉爾那部第二次大戰史就是這一類。還有一些戰爭通史性質的軍事史，最後也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部分，然內容相當簡略，且各自依其立論主旨而有所偏重。

此外還有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，都有好些大事，發生過嚴重的爭議，也始終未有定論。這些事，大之如羅斯福總統的若干錯誤政策，特別是遷就蘇俄太甚，上了史太林的當，遺禍至今；小之如歐洲第二次戰場上，艾森豪與蒙哥馬利的戰略思想衝突，互相攻擊，嘵嘵不休。所有這些事情，尤須多讀有關史料及各方的正反論文，才能下筆評論，決不是台灣目前可以覓到的貧乏參考資料所能提供我們的。

我國部分，本書也只寫到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為止，民國的事都沒有寫。因為國史還在編修中，不便

搶先述作，以免發生意外的乖張。按三軍大學編纂，由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「中國歷代戰爭史」也只寫到清代為止，大概亦因此故。談到那部中國戰爭史巨著，順便有幾句話，要在這裡附帶一言。作者此書與那部巨著，雖然同是戰爭史，性質大不相同，那部書是用戰史寫法，本書則用歷史寫法。前者以戰略戰術的研究為主，列舉歷史的許多橫斷面，詳論每一戰役，比較不十分重視歷史的縱貫性。本書則相反，寫作主旨特別重於歷史的縱貫性，詳述歷史的前因後果及每一戰爭的來龍去脈，而戰略戰術的研究倒在其次。（自然，這種區別只是大體如此，並不是絕對的，請不要以詞害意。）總而言之，兩書自有不同格調及內容，可以互相參看，並行不悖。

本書自開始寫作至今，已有二十餘年。在這漫長歲月中，出現過幾篇書評，而當面和我討論過此書的朋友更不少。他們對本書的共同稱許之處，只有使我益自奮勉，力求上進。有些屬於寫作技術問題的，則有幾點要在這裡解說一下。

第一個問題是註記，有人認為本書缺乏註記，所以還不夠學術水準。我國學術界的確有不少人，因習見英國式註記，往往以註記多少，定一書的價值；其實這種風氣已成過去，英國式的煩瑣註記，在其他國家中已不十分通行。以史學著作而言，據我所接觸過的英、日文著作及翻譯看來，美、法、德、日諸國的史家，大都揚棄了那種煩瑣註記，偶而見之，只限於十分專門的著作（特別是方志之類）；一般性的讀物，通常都不註記出處。本書正是一般性的讀物，牽涉非常廣泛，上下五千年，全球五大洲，無不一一涉及，那能悉註故事的出處？因此，作者的註記有一原則，那就是「註異不註同，註特殊不註一般。」

其次，朋友們時常有人問我，有關外國人地譯名的取決標準。其實，這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，在本書第一冊的凡例中，最後二條已經說得很明白：

一、本書所用的外國人地譯名，係以教育部審定的世界史課本及各家世界史通用譯名爲準。偶有戰史上通用已久的譯名，與一般世界史譯名不同者，則採用戰史通用譯名，並附註世界史所通用者。此外，還有一些人物，文學譯名與史學譯名不同者，亦盡量註明。

一、外國地名，古今未變者，以教育部統一譯名及中央與地學社的地圖（後來張其昀主編的「世界地圖集」出版，則多依是圖）爲準，必要時亦註明其他通用譯名——特別是史地譯名互異的時候。

但是，既然還有許多人問到此事，也在這裡補充幾點說明：(1)作者所採用的譯名，都經過仔細考查之後才決定的，決沒有隨意亂譯之弊。地名的考查尤費時間，首先要查出歷史地名的位置，然後才能對照今圖，認定古今名稱有無變更。好在所需的這些中英文工具書，作者手中相當完備。(2)作者認爲用中文的單音字來譯外國人地名，無論如何不可能十分吻合對音，所以對音準確與否，只有程度上的差別，譯名的重要性不在此，而在於各家譯名的統一——自然，完全統一是不辦不到的，還是要勉力爲之，最要緊的是不要由我自己製造紛歧，所有通用已久的前人譯名，不可輕率地更改。因此，在本書中，只有次要的人地名，經查考而未見有過前名的，才由自己來譯，估計恐怕只佔十分之二三而已。(3)古代來過中國，或與中國有過外交關係的西方人士，其中文譯名已見前代史籍，那是不應該更換的，即使有點怪，也只好聽其自然。此事也有幾個原因造成，比較常見的有二種原因，一是由廣東、福建人等用閩粵方言音譯的；一是在中國做官或傳教的西方人士，他們懂得中國語文之後，自取中文名字，與他們的西文名

字毫無關係，是命名而不是譯名。(4)但也有與上述第二第三兩原則相反的，有好些前代譯名雖已久著史籍，然僅限於專門治史的少數人才知道；而當今世界史地的新譯名，則已家喻戶曉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就必須一反上述原則，放棄舊譯，採用新名。唐、宋、元、明的西域及南洋地名，大都如此。例如 Sultan 今譯蘇丹，不用算端、沙勤壇等舊名；Bachdad 今譯巴格達，不用報達、八吉打等舊名；Ceylon 今譯錫蘭，不用師子國、僧伽郎山舊名。

第三，近代歐美國家出了很不少軍事史家，紛紛考證古代的戰爭紀錄，把過去相傳的神奇部分一掃而空，重新發掘出這真的事實真相告訴我們。其中成效最著的，有奧明爵士 (Sir Charles W. C. Oman) 對中世紀戰爭藝術的研究，特別是對拜占庭 (東羅馬) 軍事制度的發掘。因此之故，作者現在使用的西方參考書，除極少數幾種——如愷撒的「高盧戰記」(Caesar's War Commentaries, Translated by John Warrington) 及「樸可璧的戰爭史」(History of the Wars: Procopius of Caesarea, Translated by H. B. Dowling) 等——外，其餘全是近代軍事史家考證過的新紀錄，自然使我獲得很多便利，寫作起來比較省時省事省文。

中國部分則不然，我國雖號稱歷史最完備的國家，不幸中國歷史的缺點太多，戰爭紀錄尤然，既嫌十分簡略，又多錯誤。最大的毛病有幾個：(1) 紀勝不紀敗，照史上紀錄，前方捷報頻傳，未見城池失守，而敵騎竟會突然深入內地，威脅京師。誠然，有時也記載某城失陷，那只是爲了標榜守軍守將的壯烈成仁而紀，如果沒有守將殉職，則照例不錄城池失守之事。(2) 重文采不重事實，以兵力而言，動輒說是百萬大軍。對於這個缺點，我們必須根據當時的人口、交通、動員制度、財政能力等許多因

素，來重新估計，決不能把史上的數字照票面接收。(3) 中國史官本着道德史觀立論，壞人無一是，好人無一非，根本不以功罪論人。因此，史上評論的功過是非，都得重新研究過。(4) 最要命的是忽略時間空間，試想想看，史上不記或少記時間空間，還有什麼作戰經過可說？

我所以說起這件事，是因為有人說本書中外部分不夠平均，中國部分詳，外國部分略。看了上面所舉的事實，這問題就答覆過半了。然還不止此，尚有其他原因。歷史不像小說，小說可以隨心所欲，把故事情節自由加減，使每章字數寫得整整齊齊；歷史則不然，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」，長短不一，抱殘守闕，正是歷史的特性。何況各國軍事史家所寫之戰爭史，通例都是詳於本國，略於他國，不僅本書如此。

以上全是屬於答客問的事，作者自己也有一个重要事實，要在此告訴讀者。我國自從甲午戰爭失敗之後，即改向日本學習軍事，自然也包含戰史的傳授在內。關於西洋的戰史，我們或接受日本教官的講授，或從日文著作轉譯過來，已有數十年之久。現在我們直接取得歐美軍事史家的著作而自譯，與過去的日式戰史，不免有些地方格格不入。現在就把我一時想到的幾件事，提醒讀者注意。

第一，日本軍制只有軍師二級，而沒有相當於西方Corps的組織，他們講述西洋戰史的時候，就把Corps譯為「軍團」。我國過去仿效日本，也是如此這般。來台之後，採取美國軍制，始確定以我們的軍為Corps，把Army稱為兵團。於是，與日本的名稱有似顛倒，我們閱讀日文的西洋戰史，或閱讀我們自己從前的戰史，必須特別注意，以免混淆不清。

第二，會戰是日本名詞，其意義略同我國春秋時代的合戰。日本人把大規模的作戰稱為會戰，小規

模的作戰稱為戰鬥，然遇到規模不大不小的時候，恐怕就很難確定了。歐美人的習慣，不論作戰規模大小，一律稱為Battle，本書既然直接取材於西人所著的戰史，也但稱「之戰」，只在例外時機，爲了行文便利；尤其是日俄戰爭部分，依照日方紀錄，有幾次會戰名稱。

第三，日本的外來語以英語爲主，他們製定有英日文對音表，有一小部分的字音並不十分符合。因此，我們過去的西洋戰史，自日文重譯而來，與現在直接譯自西方戰史的，人地譯名自然不能一致。舉一個實例來說明，英文字母的「T」，日文的對音爲「ト」，日俄戰爭的俄軍主將Kuropatkin，日文寫作クロバトキン，而自日文重譯的中文戰史，便譯爲苦魯巴多金。這個「多」字，與日文的「ト」相符，而與英文的「T」則不符。而且依照英文發音習慣，此一名字中的「T」只有加強前面B的語氣，而不必單獨發音，所以本書但作苦魯巴金，比前人所譯省去了一個多字。

最後，特別要感謝黎明總經理田原先生與主編鄧海翔先生二人，如果沒有他們二人的熱心鼓勵及大力支持，這部巨著決不可能完成問世。尤其是，作者要到此書簽約之日起，才開始與他們建立友誼，在此之前，彼此還是非親非故，他們支持我完成此書的動機，純粹出於熱心服務讀者，發展軍事學術的一念，不含有任何一點私人情感在內，在今日出版界中，實在難能可貴。而作者在這裡所表達的感謝，也是言出由衷，不是一般的汎汎之詞。當然，在那麼悠長的寫作歲月中，有不少朋友熱心相助，或多方鼓勵。人數太多，不能一一題名，只好在這裡一併道謝，雖有含糊籠統之嫌，却是出自至誠的！

興寧李則芬中華民國七十三年於台北

原序

作者讀過好些中英文的世界史，覺得那些通史，包括範圍很廣，面面顧到，事事語焉不詳。換句話說，通史只能籠統地描述一個輪廓，只能使人知其然，而不能使人知其所以然。因此，研究世界史的人，如果沒有各種專史作參考，決不能更進一步，作深入的研究。不幸，我國世界史의各種專史，迄今還是寥若晨星，這是促使作者寫這一部戰爭專史的最初動機。

連年從事譯述工作，常常想選擇一部極有價值的世界戰爭史或軍事史，譯介國人參考，始終找不到很符合理的著作，最近雖然勉強譯了一部「歷代戰爭」，也只能說差強人意而已。這並不是說，西方史家的大作不好，問題是：西方人的著作，都是寫給其本國人讀的，一般都不適合中國讀者的胃口，其原因有如下述：

第一、西方作家，都有其主觀的立場。德國人崇拜腓特烈、毛奇、史梯芬和興登堡，法國人崇拜拿破崙和福熙，英國人崇拜惠靈吞和納爾遜，美國人崇拜華盛頓、李將軍、潘興、艾森豪和麥克阿瑟等。於是，每一個西方作家所寫的戰爭史或軍事史，大都以其本國爲本位，把本國人所崇拜的英雄事蹟，大吹大擂，佔盡了篇幅。說到其他國家的戰爭，即使很有價值的，也往往只用輕描淡寫的手法，便交代過

去。譬如，歐洲人寫的世界戰爭史，對於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，大都不屑一談；德法二國人所寫的戰爭史，對於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的活動，如果不牽涉到其本國，也是不當一回事的；英國人的大作亦然，凡大英帝國沒有參與的戰爭或戰場，就有意無意地盡量省略。舉一個國人比較熟悉的實例來說，英國福勒所著的西方軍事史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那一篇，對於東戰場的作戰經過，只有寥寥數語，簡直等於沒有說；而對於達達尼海峽和中東的支作戰，則不憚其煩，佔了許多寶貴的篇幅。又拿破侖最初發跡時，征服了意大利，有一連串的精彩作戰，福勒這部書也沒有寫。在英國軍事作家當中，福勒還算是比較客觀公正的，他人的著作更可想而知了。

第二、西方作家，各有其軍事思想背景，對於古代或第三者的戰爭，也是戴着有色眼鏡來透視的。舉例來說，同是第二次布匿戰爭（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）的戰史，主張速戰速決的大陸國家，一致標榜漢尼拔，尤其推崇他的「坎尼」戰法——包圍殲滅。反之，英國是一個島國，地理上已有國防天塹，又握有世界海權（這兩個條件現在都已遜色，但他們的憧憬依然如故），所以就產生所謂「間接手段」的戰略思想，特別鼓吹封鎖、消耗、外圍作戰等戰爭手段（這種思想在英國由來已久，李德哈達不過替其提出一個名詞，並找些史例以附會其說，參看本書第三篇第十二章）。職是之故，英國人對於第二次布匿戰爭，就和其他國家的看法不同，他們作家筆下所最推崇的，不是漢尼拔，而是羅馬的西庇阿（李德哈達說，西庇阿比拿破侖更偉大）。

第三、西方史家所寫的世界戰爭史或軍事史，根本就不談東方的事，至於那些「世界××次決定性會戰」一類的大作，當然更不會選上東方的會戰。總而言之，在他們的直覺中，東方並不屬於他們的世

界。

第四，西方史家著作的主要對象，是他本國的讀者。他們對於本國和歐洲的歷史，正如我們對於中國歷史一樣，雖不能說人人熟悉，至少總有一點基礎。因此，西方作家於下筆行文之際，對於衆所週知的史例或典故，自然無須一一加以說明或註記。中國讀者對於西方的歷史和典故，大多數人都是陌生的，所以西方人所寫的歷史，譯給中國人讀時，有許多地方，必須譯者費點工夫，查註其出處及原委，才能使一般（不是全體）讀者，得到必要的補充知識。然而，目前的稿費這麼低，出版又那麼困難，在這種環境之下，如此吃力不討好的事，又有幾個譯者肯做？

第五，編年史現在已經不吃香了，時髦的歷史著作，大都採取重點主義，但求把握歷史的主流。以戰爭史或軍事史而言，現代流行的寫法，或以戰術與兵器的演變爲主，本此原則以取捨史料；或只截取決定性的會戰。可是，這種寫法，斬斷了歷史的連貫性，只提供許多橫斷面的史實，東方的讀者缺乏西史的基础，讀起來往往有不知來龍去脈之苦。

基於上述的理由，作者一直在搜集有關中外歷史的圖書，老想作一次嘗試，寫這一部世界戰爭專史，以供研究世界史及軍事史的人作參考。中間因爲兼任譯事，工作繁忙，以致時作時輟。自前年起，由於朋友的鼓勵，曾將此稿的外國戰爭部分，交由軍事雜誌連載。邇來迭蒙讀者和友好們的愛護，紛紛促請早日出書，用窺全豹，作者感奮之餘，特將第一冊趕完，先行付梓。預定全書四冊或五冊，大約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言，期於五年內出齊。（最初沒有料到要寫十冊）

西方寫世界戰爭史或軍事史的作家，大都能夠直接閱讀幾國文字，他們圖書館的書籍很豐富，借書

也比較便利，通常每部大作，雖然僅論述西方的三戰役，大都有三五百部參考書籍。作者目前只能利用中英兩種文字的圖書（註），又有個人購買力和圖書館借書的種種困難和限制，這部書所用的參考書籍，目前只預定三百部左右。依照寫作慣例，寫作開始之後，自然還要隨時增加一點，但預定的書是否能夠一一備齊，恐怕也有多少問題。單就這一個條件來說，較之西方史家的大作，就已經遜色多了，自知難副讀者的期望，也難符作者自己的初衷，這是作者非常抱歉的事。

我國古人論史，以史德史識爲史家的條件。作者雖喜歡讀史，並替各機構譯過幾部軍事史鉅著，共約三百萬言，自己寫史則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，史識自然談不上；惟對於客觀公正和嚴肅不苟的史德，自信尚能符合。作者的一股勇氣，就是靠着這個自信而來。我國這一類的專史，目前還在拓荒時代，但願各史家和讀者們，對於這一個大膽的拓荒者，多多指教和鼓勵。

最後尚有一言，作者已寫戰爭史，對於戰爭的態度或看法，不能不表白一番。作者並不想引用克勞塞維茲的戰爭定義，也不想引用當代史家湯比的戰爭循環說，這裡所要說的，只是一個極平凡的見解。作者認爲，戰爭是人類社會一種無可避免的病態，因爲人類文明的進步要靠競爭，而競爭的極致就是戰爭。人人不願意戰爭，正如人人不願意生病。但是，要想不生病，但憑呪詛病魔是無濟於事的，必須鍛鍊身體，以提高本身的抵抗力；必須昌明醫學，以增進人類克服病疾的能力。戰爭亦然，謳歌戰爭固然不合理，反戰也不是辦法，且極易墮入共產黨的圈套。惟有國家發奮圖強，才不怕戰爭；人心不重

（註）作者爲寫作此書，年來正將荒廢二十年的「一點日文基礎」重新補習，大概從本書第二冊起，能够參考日文書籍。

文輕武，才不致被戰爭所淘汰。歷史告訴他們，被戰爭淘汰的國家民族，不外兩種，一是窮兵黷武的好戰者，一是耽於逸樂而忽略國防準備者。只有文事和武備並重的國家民族，才經得起戰爭的考驗。謂予不信，請讀五千年世界戰爭史。

興寧李則芬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
於台北景美鄉寓

例言

一、本書爲混合體裁，大體上是斷代分區編年史（但與舊日的編年史不同，舊日的爲流水帳式，本書則係用科學方法分類敘述的），但爲保持戰役的完整性，有時亦以人物爲中心，如亞歷山大、漢尼拔、愷撒、拿破侖；或以戰役爲中心，如第一和第二兩次世界大戰等。

一、史家對於歷史事實的解釋，有見仁見智的不同，這是中外一體的現象，而且各有千秋，都是未可厚非的。本書所採信的資料，雖經客觀地審慎選擇，不當之處，自亦難免，尙請讀者指教。

一、本書係用語體文寫的，但因中國史籍，各人解釋往往不同，爲了盡量保存原義，對於中國部分，大都直接引用舊史原文，僅於今已十分費解的文字，或稍易其一二，或略加註解而已。這樣可容許讀者另作其他解釋，藉以發現作者的錯誤。

一、插圖的功用，在補充及簡化文字的說明，宜簡單不貴複雜，故只示其主幹，而略其枝節。本書所附插圖，大部分均係參考各種史籍及地名辭典，對照古今地圖，而由作者自行調製的，偶有採用他人圖式，亦係經過作者的仔細研究，而謹慎決定的，如有錯誤，皆應由作者自己負責。

一、作者原擬收集照相圖片二百幅，以示古今兵器、車輛、軍艦、飛機的發展。後因顧慮印書成本

和銷路，又恐怕有些複製照片不很清晰，所以中途打銷此意。只保留下最初二幅，因為本文內已有論及，故未刪除。

一、外國歷史的人地名，為中國讀者的重大負擔，有減低讀史興趣的潛力，本書對於次要的人名和地名，力求減少。這是一個不得已之舉，諒荷同情。

一、本書所用的外國人地譯名，係以教育部審定的世界史課本及各家世界史通用譯名為準。偶有戰史上通用已久的譯名，與一般世界史譯名不同者，則採用戰史通用譯名，並附註世界史所通用者。此外，還有一些人物，文學譯名與史學譯名不同者，亦盡量註明。

一、外國地名，古今未變者，以教育部統一譯名及中央輿地學社的世界地圖為準，必要時，亦註明其他通用譯名——特別是史地譯名互異的時候。